



大 衆
文 化 叢 書

文 學 · 科 學 · 哲 學

王 西 彥 著



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文學·科學·哲學目次

上篇 文學和科學……………一

下篇 文學和哲學……………三六

次

目

文學·科學·哲學

上篇 文學和科學

問：一個人要研究文學，必須把文學的界限弄清楚；比方說，文學既是人類的精神活動的一種，那麼，它和人類其他精神活動的關係是怎樣的？它們的相同之處在那裏？相異之處又在那裏？

答：這個問題太大了，它所牽涉到的太廣了。籠統的說：文學和其他人類的精神活動的同異，很難給人一個清楚的觀念。人類的精神活動，大致說來，在文學之外，還有科學和哲學。文學和科學的關係，以及文學和哲學的關係，這兩個都是很大的問題。我想，我們應該把這兩個問題，分別給以說明。只要把這兩個問題解釋明白，文學的界限也就自然而然的弄清楚了。

問：那麼，文學和科學的關係是怎樣的呢？

答：這仍然是一句籠統的問話，不過，我們可以分層別次的來討論。首先，我們應

該說一說人類知識的兩種不相同的樣式。關於這兩種不相同的樣式，我們不妨借用一個意大利現代美學家的話來說明。這美學家的名字叫做克羅齊(B. Croce)他在他的名著「美學」(Aesthetics)一書裏，一開始便說，我們人類的知識，有兩種樣式：一種是直覺的，一種是邏輯的；一種是由想像得來的，一種是由理智得來的；一種是個別的，一種是普遍的；一種是關於各個個別事物的，一種是關於它們中間的關係的。總而言之，人類的知識，如果不是產生意思像的，就是產生概念的——

問：且慢！這位美學家的說話，不很容易理解。例如，他說到什麼「直覺」，究竟什麼叫做「直覺」？「直覺的知識」又是一種怎樣的知識？

答：所謂「直覺」(Intuition)，是指我們看到一樣東西，心裏直接領會那樣東西的形體或意義，沒有經過思索的歷程；所以「直覺的知識」(Intuitive knowledge)，也便是一種原始的知覺，或者說是一種屬於本能的知識，因而有人便把它叫做「無知之知」。而另一種叫做「邏輯的知識」(Logical knowledge)

的，便是指我們看到一樣東西，進一步去確定那樣東西的形體或意義，同時去尋找出它和別的東西的關係，以及它和別的東西的區分——這一切工作，都屬於思索的分內，所以是經過了思索的歷程的，和前一種「直覺的知識」完全不同。

問：照這種說法，正因為「直覺的知識」是沒有經過思索的歷程的，所以它只能由想像去獲得，並且只是個別的和關於各個個別事物的。但是，什麼叫做「意象」？這種「直覺的知識」為什麼是產生「意象」的？

答：所謂「意象」(Images)，是一個心理學上的名詞，所指的乃是一種已經過去的印象，重新顯現於我們的心靈之中，所以它是個別的。「直覺的知識」沒有經過思索的歷程，只是關於個別事物的，自然只能產生個別的「意象」。至於另一種「邏輯的知識」便不同了。「邏輯的知識」既然經過思索的歷程，把看到的東西的形體或意義都加以確定，並且尋找出這樣東西和別樣東西的關係，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不同，結果自然能够產生所謂「概念」(Concepts)——便是

由多種事物的諸項知識所綜合而成的普通觀念。

問：人類知識這兩種不相同的樣式，和我們所要討論的文學和科學的關係，又有什麼相干？

答：因為根據克羅齊的意見，認為文學（或者說廣義的藝術）便是「直覺的知識」，而科學（自然是廣義的科學）則是「邏輯的知識」。這兩種東西，各自獨立，不發生關係。例如畫家繪一幅月景，音樂家唱一段柔美的或是雄壯的樂調，詩人寫一首抒情詩，這種種事情完全只是直覺的，絲毫不帶理智的成分。

問：那麼，文學和科學應該是兩件不相干的東西，還有什麼關係可言呢？

答：克羅齊關於這一個問題的意見，自然並不是這樣簡短的，只要用三言兩語便可以解決；不過，大致上，他的理論是從這一點上出發的，所以他認為我們的審美的活動（也便是文學即藝術的活動）不應該帶有實用的目的。這樣的說法，不待說是不完滿的。文學或藝術如果不應該帶有實用的目的，我們要文學或藝術做什麼？文學或藝術那裏還有存在的價值？

問：那麼，他所說的兩種知識的各不相關的見解，也是不正確的了？

答：至少是不完滿的。克羅齊這種對人類知識的分別情形，正好像一般人對文學和科學的了解，以為文學是表現感情的，而科學則是傳達思想的，所以文學是具象的產物，科學是抽象的產物，二者截然不同。

問：對了，這正是一般流行的見解；難道說，這種見解又是不正確的嗎？

答：是的，也至少是不完滿的。這種把感情和思想看作兩個對立的名詞，認為文學是感情的表現，和思想無關的說法，最有名的是托爾斯泰（L. Tolstoy）。在他的「什麼是藝術」（What is Arts）一書裏，說語言和藝術兩樣東西，都是人類互相聯合的手段，不過前者用以傳達思想，後者則用以傳達感情。這樣的說法，雖然曾經被人奉之為圭臬，但現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不完滿的了。

問：是不是應該說，感情和思想是不可分的，一種感情必須有語言才能表現出來，而被語言表現的感情，也就是思想呢？

答：不錯，這幾句話也就是俄國的革命家和互助學說的倡導者克魯泡特金（P. Krop-

potkin) 說的。克魯泡特金曾經在美國波士頓做過一次關於俄國文學的講演，結果便是那有名的「俄國文學的理想和實際」(Russian Literature: Ideals and Realities) 一書。他在這書裏批評托爾斯泰的「什麼是藝術」，說了上面的幾句話。此外，批評托爾斯泰的人還很多，我們也用不到一一列舉。總之，感情和思想決不是不相關的，它們二者往往互相滲透，互相影響。文學所表現的思想，實際也就表現了思想。

問：克羅齊說人類的知識可以分成「直覺的」和「邏輯的」兩種，所以文學和科學是彼此不相關的；托爾斯泰說藝術只傳達感情，不傳達思想，所以感情和思想是截然不相同的。——既然他們兩人的意見都不十分完滿，那麼我們應該怎樣來解釋文學和科學的關係？

答：話又說到本題上面來了。在討論文學和科學的關係之前，我們之所以要先簡單的提一提克羅齊和托爾斯泰的意見，乃是爲了指明兩種流行的誤解。只有先指明這兩種流行的誤解，才能順利地進行我們的討論。因爲，即使從一般文化進

步的觀點來看，隨着一切學術精細的分工，此後的文學勢將日益發揮它藝術的特質，而科學也勢將日益增加它科學的意味；但是，在實際上，文學和科學二者，彼此實在是互相關聯，互相影響，有時甚至是互相混雜難分的。

問：什麼？文學和科學的關係竟是這樣密切的嗎？

答：是的。爲了證實這種論斷，我們可以先從歷史上來考察文學和科學二者的關係。我們自然應該肯定一件事實，便是，人類的一切活動，無論是肉體的或是精神的，它們發生的最初，都是爲了一定的實用的目的。不待說，文學（或者說廣義的藝術）和科學的發生，也莫不是爲了人類在實際生活上的需求。人類在勞動的過程之中，產生了藝術的最初形態；同樣的，在生活工具的發明和改進，以及對於自然現象的認識的慾望的增加上，具備了科學形式的最初條件。前者的例子，如跳舞是爲了狩獵的練習，繪畫是爲了生活鬥爭（對於自然的和對於敵對集團的）的記載和表示物件的所有權，音樂則是爲了調劑勞動力等等；後者的例子，如埃及人的發明日曆，乃是爲了計算尼羅河（Nile River）的

泛濫時間（約在公元前四二四一年時，埃及人已經想出一種有系統的記時方法，把三百六十五天劃為一年，把一年分成十二個月，每個月三十天，歲尾有五天節日，這是天文學的起點），中國人的發明數學，乃是為了氏族社會分配生產物的方便等等。這種情形，凡是讀過世界文化發展史的人，應該都能明瞭。由此可以知道，**文學和科學的發展過程，也便是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過程**。我們翻開古代和中世紀的文化史，便能够發現文學和科學二者最初的不可分性，稍後也仍然十分相近。

問：有什麼例證可舉嗎？

答：可舉的例證很多。現在的我們，都知道在十六世紀時，德國有一個叫做哥白尼（N. Copernick）的天文學家，他在一六〇七年所著的「天體的運行」（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）中發表「地動說」，說明太陽恆靜不動，地球和其他的行星繞之而行，成為科學上的大真理。但是，根據科學發展的歷史，我們可以推知，當時哥白尼的說法，可以說是基於「直覺」的。而「直

覺」，豈不是一種未經實驗的對自然的直接的領略和觀察嗎？如果拿現在的眼光來看，例如前面所說的克羅齊的主張，「直覺」乃是美感的態度，是藝術所具備的條件，而為科學所不取的。可是哥白尼卻以近乎「直覺」的方法發現了科學上的大真理，就是因為當時的科學知識，還沒有到達現在的水準，所以最初的科學，不得不基於「直覺」。這便是科學和文學最大相同的一點。

問：還可以舉出另一方面的例證嗎？

答：另一方面的例證，我們可以舉出「舊約」(Old Testament)中的「創世紀」(Genesis)裏的故事。在那裏面，描寫上帝創造天地萬物的情形，由第一天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，分別光和暗起，到第六天造人類及各種禽獸魚蟲止，不是一件古代的優美的文學作品嗎？很多人都把「聖經」(Bible)當作文學作品來進行研究和欣賞，例如原是愛爾蘭人後來入了日本籍的小泉八雲(Lafcadio Hearn)，在他的「文學講義」(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)裏，曾經說過「聖經」是英國文學上僅次於莎士比亞的偉大作品，而在英國民族的語言和

文字上，它的影響比莎士比亞的作品還要大些。但是從天地創造的本身來說，它又何嘗不是科學的事實？現在的我們自然不會再相信天地萬物是上帝所創造的，不過在當時，人類却是那麼相信着的。類似的情形，各個民族國家都會經過發生過。即以我們中國來說，如「山海經」或「穆天子傳」等古籍，也一方面是文學作品，同時也可以算是科學的記載。

問：照這樣說來，在古代和中世紀，文學和科學二者是不可分的，或者說，至少是互相融合在同一形式之內的；但是，隨着歷史的發展，文化的進步，分工的精密，文學和科學二者，應該像前面提到過的，前者勢將日益發揮它藝術的特質，而後者也勢將日益增加它科學的意味，彼此之間的距離，豈不是一定要逐漸遠離，各不相關了嗎？

答：不，實際的情形並不是這樣的。我們已經肯定，人類一切的精神活動，無論文學或科學，它們的任務莫不是爲了促進社會生活的進步；那麼，它們的發展，也必定依據當時社會生活的要求。剛才所說的，文學和科學的不可分性，乃是

一種不自覺的混合；但到了近代科學文明高度發揚的時候，文學和科學的結合，便開始成爲一種有意識的結合了。

問：文學和科學有意識的結合，這指的是什麼？

答：指的是西洋文學史上的寫實主義文學和自然主義文學的興起。我們知道，自從封建制度因工商業的發達而崩潰之後，代之而起的是資本主義社會。而資本主義則要求着科學的進步，以便利機器的生產；科學的進步自然又把資本主義推向前進——二者是互爲因果，相依爲命的。結果，便驅使大部分的知識份子，把他們的努力，貢獻之於科學的研究。文化的進展，是全般的，每個部門都互有牽連。這種科學的研究工作，不久便侵入文學的範圍，成爲作家們的嫡親兄弟。盛行於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寫實主義文學和自然主義文學，完全爲一種科學精神所貫徹——尤其是縱寫實主義文學而起的自然主義文學，更是一種科學方法在文學創作上的應用。

問：什麼叫做文學上的自然主義？它起來的詳細情形是怎樣的？

答：我們只能簡略的講，要詳細的說明可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完的。文學上的自然主義(Naturalism)，主張採取粹純的科學的態度，對於自然和人生，給以如實的描寫，不要放任作家個人的想像和熱情。它的起來，是受着因科學進步而帶來的哲學上的唯物思想的影响的，尤其是受着科學和哲學上的一個巨大的運動的觸發。這個運動實在太重要了，在那時候，凡是知識範圍以內的事情，沒有一樣不受着它的推動。這個大運動，便是當一八五九年時，世界上最大思想家之一的達爾文(Charles Darwin)的著名的「物種原始」(Origin of Species)的出現；這著作一出現，立刻引起大家熱烈的討論和批評。達爾文的學說，在英、德、法三個國家的聲名最大，影響所及，便使生物的科學代替數學，成為一切科學的標準。他的學說的基本觀念——便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自然淘汰的觀念——刺激力實在太大了，決不僅限於人類學的範圍。藝術和文學都受到它的影響。並且，這種新奇的學說，引起一般人的好奇心，因此，對於個人和社會的生命的問題，都要加以新的研究和新的解釋。這結果，由於人們過分重視

科學，感情的地位，便受到理性和經驗的排擠。一切理想的假說和想像的臆造，都失去它們的重要性，再沒有容身的餘地了。而文學，既然是一個時代的科學進化的產物，自然不得不以它所具有的科學的性質，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或憑藉。同時，它的價值，也不可避免地以這種科學的性質作衡量的標準。尤其是，在文學作品裏面所描寫的人物，也不得不採用作受物理的法則所支配的自然人——因為，只有這樣，才能充分容納生理學的知識。所以在自然主義的文學作品裏面所寫的人物，都受着環境的或是遺傳的決定和影響。總而言之，自然主義的文學，乃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文學形式；而資本主義則是和科學的發達同時勃興起來的。文學的不能脫離科學的影響，乃是當然的道理。

問：這種自然主義的文學，和寫實主義的文學又有什麼不同？

答：自然主義文學是寫實主義文學的一個發展，前者比後者更增加了科學的成分，也就是更抽去作家的想像和熱情，和更承認科學的事實。英國有一個叫做勃脫婁（Kathleen Butler）的文學史家，他在他的「法國文學史」（A History of

Franch Literature)裏面，把寫實主義分成兩種：其一是「藝術的寫實主義」(Artistic realism)，另一是「類似科學的寫實主義」(Pseudo—Scientific realism)。後者便是我們所說的自然主義。勃脫婁所以把它叫做「類如科學的寫實主義」者，就是因為它究竟不完全是科學。

問：可以舉出作家的實例嗎？

答：當然可以。在勃脫婁的著作裏，就舉有作家的實例的，他把法國十九世紀的大小說家巴爾扎克(H. D. Balzac)歸之於「藝術的寫實主義」，而把稍後於巴爾扎克的同是法國的大小說家左拉(E. Zola)，當作「類似科學的寫實主義」的代表。現在，我們就拿這兩個人的作品，來說明文學和科學相結合的情形。

問：巴爾扎克最有名的作品是什麼？

答：他的作品很多，他把它們合在一起，給它們取了一個總名：「人類喜劇」(La Comedie Humaine)。在這部大著作裏面，分爲私人生活、地方生活、巴黎生

以「人類喜劇」爲名，如實地描寫了

人類的種種色彩。在片言事蹟，代誌：『社會自身在創造着它的歷史，而我，只不過是記錄這種歷史的書記罷了。』又說：『我在編製着關於人類的惡德和善行的目錄，描寫人類的性格，記述社會生活之中最重要的事件——我怕我是在寫歷史家所忘記了的歷史，正在寫着風俗史呢。』這樣，巴爾扎克豈不是自認為一個歷史家和社會學者嗎？可是他還說：『……「人類喜劇」的最初的創意，是在把人類和獸類作一番比較。按照着人類行為所展開的範圍的不同，社會不是把人類看作種種不相同的種類，情形正和動物學裏的複雜種類一樣嗎？在無論什麼時代，社會上的人的種類，是和動物的種類同樣地存在着的。』這樣，巴爾扎克把人類和獸類作比較，簡直是在把文學看作自然科學的方法的一種特殊的應用了。同時，巴爾扎克又是第一個把金錢寫進小說裏面去的人，在作品裏，他指明金錢是一切法律、政治和風習的支配者，而且滲透了那種高貴的、纖細的、非物質的感情。就這一點來說，他又是一個眼光異常銳敏的經濟學者了。——凡此種種，自然都是受着科學精神的影響的。